

## 《生命意義的呼喚》

凜冽寒夜，傾耳唯淒淒歲暮風。緘默裏，最後一星生命的火光泯滅，祖母強擠的微笑終於垂落，灰白的細髮與泛白的膚色交織，在人間留下一幅最靜美的雪霜圖。眼淚模糊了水果點綴的幾點殘紅，我難忍祖母冰冷的體溫，洶湧的暗潮湧上眼眶，以溫熱的淚作悲慟的慰藉。心知祖母的性命終不敵寒夜長，那份深摯的親情驟成過眼雲煙，但想起那古銅色骨灰盒裏也藏起了一段輝煌歷史，惆悵難免纏繞心間。

細察護士朔風般不解意的瞳孔，我撫摸心臟處跳動的脈搏，它於靈魂深處輕輕呼喚，問生命的意義在何？

及後，我的思考便盤桓不去，它在心中隱隱紮根，每當心臟肆意跳動數下，便順著血脈圍繞耳邊，蔓延至我魂牽夢縈的難解心結。夏花終有凋零之時，驚鴻亦有亡故之日，無人能逃過歲月的滄桑厚重。曇花一現的風華歲月，有人似李白留下《將進酒》等盛唐巨作，有人如范仲淹令岳陽樓成名至今，有人像孔子發揚「仁」的曠世思想。但世上草芥芸芸，平庸之輩拼搏生命響出的字字鏗鏘，又為何在剎那芳華後沒了聲音？難道只有註定雋拔，方配擁有人生在世的意義與價值？我的胸膛中間的空洞被無措與不平填充，耳窩裏響起的叫喚越漸強烈，心頭被什麼攥得發緊。

日月如梭，晃眼間春日將至。祖母已於人間之外長眠數月，我置身於觥籌交錯的家庭聚會中，談笑間六親舉杯暢飲，他們似乎已遺忘那天曾為一個永遠缺失的座位而泛起淚花。呷一口白飯，無垠喧話裏，那道聲音再次激起心湖的漣漪。它貪婪地灌入思緒，隱約聞見有人苦訴自己的辛酸，那呼喚便咄咄逼人地瀉出疑竇：奔波而獲的繁花錦繡，香消玉殞也不過是必經命運，浮華倒頭來根本萬事成空，那人生在世的目的為何？還是不過虛空一程？二字「佚名」概括千次輪迴，一聲聲呼喚如影隨形，寄我心中困惑，滿肚子鬱悶油然而生。

聚後與親人各散東西，我方偶然察出舊雨初霽，雲錦間躍出一輪驕陽，初春分分秒秒變化萬千，每刻仍是唯一絕色。牆角小枝生生不息，飛光晝短間，它盡力於春風中沐浴，與路旁落花同話此間繁華，我竟在它身上描繪出生動的，生命的痕跡。繁華均不語，一葉卻能言。我細察這生命具體的樣子，那不止的呼喚乞到一絲回應，心湖上四起波瀾更替浩蕩浪潮。

路過一處花枝開展，鵝黃色暖光中，它們吟誦「萬紫千紅總是春」，野蝶與飛蜂相互糾纏，恰在初晴定格一幀美景。花林邊河畔光景明秀，淡金暖光款款灑落，湖面上浮光躍金令遠山半明半昧，群山疊翠「猶抱琵琶半遮面」，又「不識廬山真面目」。於鬼使神差間，我將此時春意刻入腦海——願它們在生命的漫漶回憶間久久留芳。儘管你我皆終淪為凋花微塵，但正因花季春色稍瞬即逝，我無比慶幸正值肆意年少。我抹去心間嘈雜的喧嘩，答案為煩擾許久的呼喚覆上一道輕柔白彩，徹底撫平了濤濤大浪。

人生最曼妙的風景，靈魂最深刻的生命底色，根本不存在所謂意義。人間的每一位旅途人，皆應「醉翁之意不在酒」，在暗夜靜賞月下皓影，於晨曦感受萬道金光。人生自古誰無死？或許真正活著的人，根本不在乎多少名利層層堆，而是那曾藏起的每一片落葉，觸到的每一星飄霜。

我聽見不休的脈搏正靜靜呼喚我、告訴我，讓我靜候下一次的白霜降臨。我聽得清清楚楚。